

◆红色记忆

地名故事

海明路海明小学

编者按

红色七月，党旗飘扬，红色印记，闪耀荣光。
红色地名，纪念英烈，红色故事，代代传扬。
回望白城党的历史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上洒下鲜血和汗水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，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，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红色印记。勤劳善良、感恩质朴的白城人民为了纪念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们，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了一批红色地名。即日起，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与白城日报社联合推出——“红色记忆，地名故事”系列报道，与大家共同开启寻根之旅，重温光辉历程，讲述红色故事，赓续红色血脉，传承革命精神，汇聚起白城人民建设家乡、振兴白城的磅礴力量！

海明路与海明小学

白城市洮北区海明路原名为中央大路。1946年1月3日，嫩江军分区团政委刘海明在掩护白城市地县党政军机关突围时，不幸被“光复军”匪徒冷枪击中，壮烈牺牲。为纪念刘海明烈士，1947年洮安县政府决定将中央大路正式命名为海明路。
海明小学位于白城市洮北区海明西路13号，始建于1946年，原名白城子第二平民小学。1947年为纪念刘



海明小学

其耕泽泽

●尚文

动浸透着岁月的沧桑，这些优美的文字仿佛来自祖先皱纹的沟壑，人们满怀深沉爱恋和赤诚之心，讴歌身下这片土壤，世代以继。
“春华灼灼，秋实离离。”这是对粮食生长过程的概括，也是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的真实写照。猗猗嘉禾，今盈我仓；粮丰农稳，盛世和安。如今，盛夏的阳光下，水田波光粼粼，插秧机不停运转，村民们有的在修整田埂，有的在运载秧苗；田野上，高效种植的旋耕机、自走式喷杆喷雾机、农业植保无人机运转不停……千百年来，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、自强不息，以勤劳与智慧建设大好河山，每一个奋斗者一锄一犁的耕耘，终将美好愿景绘成新时代朝气蓬勃的小康蓝图。
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德。”亿万颗饱满的谷粒，充盈着一个个高大的粮仓。乡村的空气里，似乎都孕育着丰收的浓香。一方方水塘和水中的倒影，将天地连成一体，平添了几许水光潋滟的神韵。一条条小路，将农舍连成村庄，房前屋后，翠竹葱郁，苗木成片，瓜果累累，那是最抚凡人心的人间烟火。
其实，秧苗、稻花并不香，所谓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是人们美好的艺术想象。但此刻，沿着



海明路路标

20米，沥青路面，与长庆南街、幸福南大街、瑞光南街、光明南街相交。
白城市洮北区海明小学占地面积7333平方米，建筑面积5277平方米，教学楼1栋，教室47间。现有150名教职工，42个教学班，2182名学生。该校始终秉承“以德立校、依法治校、科研兴校、质量强校”的办学理念，坚定“为学校可持续发展铺路，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导航，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”的办学宗旨，突出以明志教育活动为载体，培养学生树立崇高理想的办学特色。

刘海明烈士的故事

刘海明原名刘中华，中共党员，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干部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后，随冀热辽部队从关内来到白城子(今白城市)开辟工作。白城子是西满根据地的一部分，是连接西满南北部的纽带，战略地

位十分重要。刘海明来到白城子时，白城子军分区刚刚建立，刘海明担任人民自治军骑兵团政委，主要负责白城子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剿匪工作。1945年12月，国民党纠集镇东等7县土匪万余人组成“光复军”攻打白城子。当时，白城子只有3支武装力量：一是人民自治军骑兵团，有550余人；二是人民自治军步兵团，有1000余人；三是铁路护路团，有700余人。这与敌人兵力相差悬殊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白城子军分区司令员夏尚志指挥守城部队奋力反击，阻击匪徒，控制城防。

与敌连续激战三昼夜后，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，决定突围。刘海明在掩护队伍沿着戏院子胡同向外突围时，被敌人冷枪击中，壮烈牺牲。

(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)

B 白城记忆

不妄取

●麟泉

民族英雄林则徐，是讲求廉洁自律、注重家风家教的典范。他继承父亲林宾日“不妄取一文”的优秀品德，做官几十年，任职多省，但尚德重廉，生活俭朴，绝不贪贿，在历史上留下了卓卓声名。

《说文》：“妄，乱也。”具体到言行上，就是乱思、乱想、乱行。试想，一个人如果与“妄”相伴相随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，对党员干部来说更是如此。

用“静”摒除“妄念”，修身养性，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。老子说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”孔子说：“仁者静。”这其中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哲理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中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”两句话中用了三个“静”字，无论是修身、为学都与静心养性、摒除妄念密切相关。

“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”，出自宋代大儒朱熹的《朱子语类·学六·持守》。其意是在内做到不妄思，即心中没有胡思乱想，在外做到不妄动，即行动上没有非分之举。在大儒的教化下，“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”逐渐成为后人修身立世准则之一。

由此可见，有志者必须坚决摒弃“妄”字。如果“妄”字当头，必然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出现了偏差。而要校正人生的总开关，把握

“田家私黍稷，方伯问蚕丝”是互文吗

●朱辉军

在备受瞩目的中国诗词大会之第七季第五场(2022年3月11日)上，题中出现有元稹《小满四月中》两诗句：

田家私黍稷，方伯问蚕丝。
王立群教授解释道：“这两句在这儿的意思是互文。互文的意思就是：农家关心的不光是口粮，也关心蚕桑；地方官(方伯)关心的不光是蚕桑，也关心的是粮食。”

既然王立群教授提到“互文”，我们不妨在此“复习”一下。这是古代诗文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，古人用它“参互成文，含而见文”。意即：一句话的两部分或前后两句话，表面上说是不同的事，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，二者相互呼应，互为补充。

最为人所熟知的如王昌龄名句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。这句诗绝不是说，秦朝的明月照着汉代的关塞。而是说，秦汉的明月秦汉的关塞。“秦”“汉”“关”“月”是交错互渗的，表达的意思是：明月关塞依旧，却已物是人非，传达出对残酷战争中将士悲惨命运的悲愤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写的已成千古绝唱的两句话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也是“互文”。范公显然不是说：不要因环境优越而欢喜，不要因自身遭遇困难而悲伤。而是说：无论环境好坏或自身沉浮，都不应因此或喜或悲，而应泰然处之。这其实是体现出了博大高远的情怀。

反观元稹这两句，显然不能像王立群教授

好前进的航向，必须坚定理想信念。

“妄”字作祟，很大程度上是患得患失心理严重，放不下“小我”，忘不掉私利。对新时代共产党人来说，无妄思、无妄动，就要牢记宗旨意识，践行为民初心。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，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，有了这颗心，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、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，就不会患得患失。一个人真正把时间、精力、热情，投入到伟大事业中，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，就会收获到幸福感、成就感，自然与“妄”远离了。

古人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妄取一文是应有之义。

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不要当官，绝不能为了一己私利，做“既当官，又经商”的“买卖”。同时，不光要严守自身防线，还要管好身边人，培育良好家风。谷文昌担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多年，他的二女儿谷哲芬结婚时，曾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，被他严词拒绝：“我管林业，如果我做一张桌子，下面就会做几十张、几百张，我犯小错误，下面就会犯大错误。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，把自己的腰杆挺直！”不妄取一文的谷文昌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财富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更有警醒意味的是，“妄”是“亡”的通假字。这给人深刻警示，如果妄思、妄行，则祸不远矣。勿用、远离“妄”字，多亲近、自觉运用“静”字，为人处世、干事创业，才能行稳致远。

那么解说。王教授是大家认同并尊重的专家，但这个解说却难以服人。我们先来看全诗：

小满气全时，如何靡草衰。
田家私黍稷，方伯问蚕丝。
杏麦修镰鉞，劬兹坚棘篱。
向来看苦菜，独秀何何为？

显然，元稹在此是直接描绘了小满时节农田里的情形。这时节，各种粮食作物已经长得比较饱满了，而蚕丝却不一定与小满时节有直接关联。“田家”自然期待农作物丰收，而地方官却无视田间状况，想到的只是官家及商家孟夏急需的丝绸。以元稹惯于讽喻的态度看，他在这里其实是在嘲讽官家不懂时令，不知轻重，不关心民生疾苦。

对古代诗人作品，我们首先要尊重原意。如果原意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局限，我们可以批评，但千万不可曲解原意，更不要为了今天的某种需要去作过度阐释，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。

单就元稹这位中唐才子来说，他是一位“一言难尽”的复杂人物，无论是其后期与宦官的勾连攀附，还是早期对恋人的始乱终弃，都让他正直的形象大打折扣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的“主调”还是亲民的。在《田家词》中，他借农夫之口愤懑地喊出“愿官早胜仇早复，农死有儿牛有犊，誓不遣官军粮不足”！可见元稹还是与民心相通的。我们不能误解和忽视这位诗人的心曲。

孙犁青年时期即以《荷花淀》成名，但并未大红大紫；中年生病，封笔二十余载；晚年笔耕于“芸斋”，崇尚“人淡如菊”。青年孙犁和晚年孙犁创作旨趣大有不同，故以“清荷”“淡菊”两种风格名之。以往研究者更多把目光投向青年孙犁，关注他作品中主题的独特和叙述的诗意，即“清荷”一面。新世纪以来，孙犁研究明显发生两个转向，一是更为关注晚年孙犁的“淡菊”风格，二是建构整体孙犁，阐发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。受各种因素影响，海外对孙犁的评价与国内并不同步。通过对照青年孙犁、晚年孙犁两个创作阶段，可以看出其海外译介的情况及特点。

被广泛译介的青年孙犁

青年孙犁时期，指孙犁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到上世纪60年代初搁笔。这一时期，对孙犁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已经开始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孙犁属于被重点培养的青年作家。1951年底，孙犁参加了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，同行者有柳青、魏巍、李季、康濯、徐光耀等，都是文坛青年才俊。作家代表团由冯雪峰任团长，一个多月时间内访问了莫斯科等地，参加多项文学活动，受到苏联作协热情招待，扩大了中国作家在苏联的影响。孙犁由此走向了“世界”，近距离体验了苏联文学生态，回国后写了多篇访苏纪实。
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积极向海外推介优秀作品。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的佳作，被精心挑选后，成规模地译出。1951年，外文局创办了《中国文学》，以丛刊形式定期出版，有计划地进行外译工作，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。《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》(胡志译编，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)中的很多作品，就来自《中国文学》。孙

孙犁：从“清荷”到“淡菊”

●刘卫东

犁小说颇受《中国文学》关注。1961年，《中国文学》发表了《铁木前传》。1964年，发表了《孙犁小说选》，收录《吴召儿》《丈夫》。1966年，发表了《村歌》。其时，翻译家戴乃迭正处于活跃期，将多部孙犁作品译出，推荐给国外读者。1962年，戴乃迭翻译了孙犁的《山地回忆》和《芦花荡》，发表于《中国文学》第9期。《风云初记》片段发表于《中国文学》1963年第9期，《光荣》发表于1965年第10期。由此可见，“青年孙犁”被翻译推介的频率很高。

这些被选中的孙犁作品，既属于革命历史叙事，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性。孙犁的辨识度在于，他参与了以豪迈、粗犷为美学底色的革命叙事洪流，又具有独特的个人视角，显现出柔美、克制的“清荷”风格。在硝烟炮火中，他闻到了荷花淀飘来的阵阵花香。正如《荷花淀》中的经典描写：“这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编成了一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。”这类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独树一帜的作品，符合《中国文学》的定位，大概也是孙犁受到遴选者青睐的原因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些海外研究者将孙犁作品划入抗日小说的范畴，而在这个框架中，孙犁作品的独特性被忽略，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就没

有在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提及孙犁及其作品。其对革命作家的态度，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，后者给予解放区文学很高评价，认为“发生在解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变迁，也许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”。整体来看，冷战时期的研究者还未能认识到孙犁作品的独特价值。

有待重新定位的晚年孙犁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孙犁重返文坛，出版了《芸斋小说》及大量散文。晚年孙犁可谓“衰年变法”，知人论世，都与此前的“清荷”风格不同，形成独立傲岸的“淡菊”风格。如何分辨、统一两者间的关系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。学者杨联芬在1998年的论文中，将孙犁定位为“革命作家中的‘多余人’”，不再把孙犁框定在传统的叙述范畴，而是发掘他更为独特的因素。评论家李欧梵2002年的《半个世纪两个孙犁》，传达了同样的研究旨趣。这一时期，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，亦有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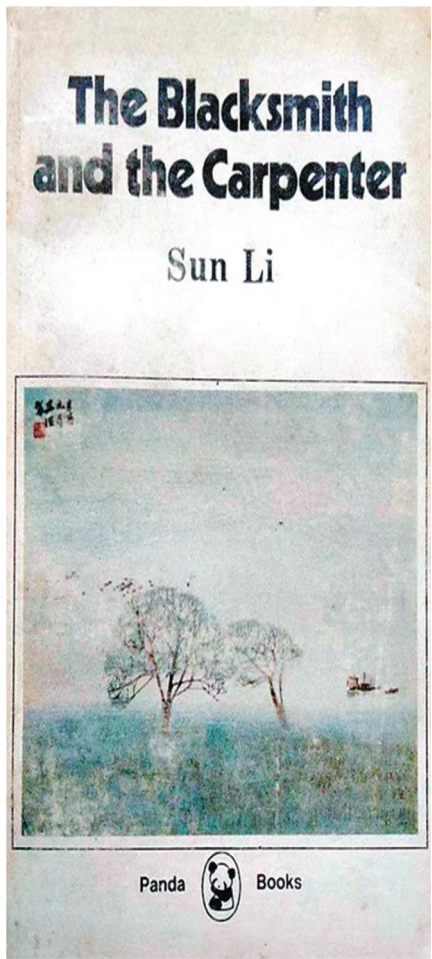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孙犁重回出版界视野。1982年，《荷花淀》由外文出版社出版，《孙犁小说选》由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出版。1982年、1983年，《风云初记》的英文、法文版相继出版。如此看来，孙犁的译介与写作产生了一个“滞差”：写作进入晚年孙犁阶段，但译

介出版的作品，仍然是青年孙犁时期的代表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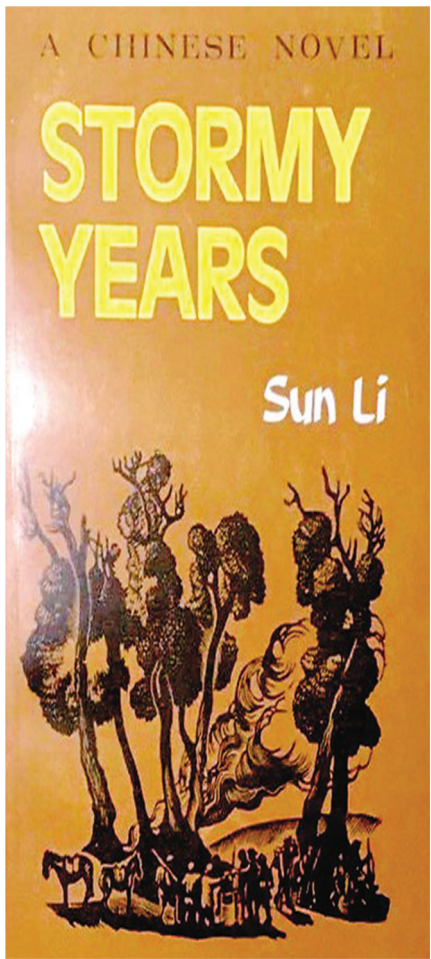
在研究方面，海外学者对孙犁的特殊性有了新认识。德国汉学家顾彬不再先入为主地划分作家阵营，对孙犁的评价也随之面貌一新。顾彬认为，孙犁是“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作家”“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之一”“写出女性战友们‘美的心灵’”。

稍感遗憾的是，晚年孙犁的作品还较少被翻译出去。很多海外研究者认为孙犁的创作在上世纪60年代就终结了，这个错觉也影响了对孙犁的整体判断。比如 Rosemary Maevae Haddond 在关于中国“乡土小说”的博士论文中，专辟了“荷花淀派与孙犁”(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)一节，把孙犁置放于乡土叙事传统，仍然沿袭了以前的思路。因此，如何重估“晚年孙犁”的价值，将其推介给世界，形成完整的“孙犁形象”，是一个亟须重视的问题。

孙犁青年时，“荷花淀派”与“山药蛋派”相提并论；孙犁晚年时，曾有“南巴(金)北孙(犁)”的说法，由此可见孙犁的文坛地位。孙犁崇尚淡泊，自甘“边缘”，但新世纪以来，孙犁研究一直保持持较高热度，国内平均每年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。随着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增强，相信孙犁的“清荷”“淡菊”风格都会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，同放异彩。



孙犁作品部分译本



孙犁作品部分译本